

巴金等著

名家
幽默小品文精選

上海經緯書局發行

名家幽默小品文精选

幽默小品文精選目錄

目	錄
徐懋庸：雜談幽默……………	一
魯迅：談監獄……………	七
章衣萍：雅片隨筆……………	一一
曹聚仁：離了三次婚以後……………	一五
邵洵美：寫不出的文章……………	一七
朱露：文心雕蛇……………	二一
曾迭：越王勾踐坐飛機……………	二八
李青崖：新聞記者與公平……………	三二
默幽：自己的臉譜……………	三八
學廬：威名自傳……………	四二

玉 虹：與皇后迷談皇后	四五
石不爛：香廁巡禮	四八
天 俠：戀愛成功後同居宣	五〇
徐 訐：論睡眠	五五
林唔堂：說自我	六二
老 向：理髮救國論	六六
海 戈：談麻將	七一
林語堂：說浪漫	七四
涂景元：利物廢用	七八
老 黃：賦得樂而不淫	八〇
周楞伽：抄捷徑	八四
倉 ：處女與登龍	八六

徐碧暉：迷途……………	八八
曹聚仁：禰正平之死……………	九五
莊 罍：留學論……………	一〇〇
風 子：新愁……………	一〇二
何家幹：出賣靈魂的祕訣……………	一〇五
周敬儕：奇文共賞……………	一〇八
魯 迅：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祕訣……………	一一〇
陶知行：陶知行賣藝啓事……………	一一四
陶知行：賣藝第一夜……………	一一五
語 ；軍歌非文人做得的……………	一八
一 欣：五十年後的預言……………	二二
老 舍：長期抵抗……………	一二三

老舍：戀歌……………一二六

魯迅：我的失戀……………一三〇

老舍：晝寢的風潮……………一三三

魯迅：某筆兩篇……………一三六

周作人：娼女禮讚……………一三九

幽默小品文精選

雜談幽默

徐懋庸

一九三三年對於中國的國民是「國貨年」，但在「海派」文士們，却又
是「幽默」。這一年中最盛行的文章，是幽默文章。比起「輸入日貨二萬萬元」
的「國貨年來」，「幽默年」的成績似乎好得多，自論語以下，大大小小的
許多刊物，都被幽默之風所偃。而且流風餘韻，至今未沫，大概在一九三四年這
「婦女國貨年」中，論語的銷數仍然不會減少的罷？

什麼是「幽默」？大家都已知道是一個外國字 Humour 的譯名。Humour
是怎樣一種東西呢？去年論語上曾經有許多專家討論過，但終於不能給我們
一個要領，直至近日始有林語堂先生的論幽默上中下三篇，可以說是關於幽

默的最詳盡的理論。詳盡是詳盡了，但是，仍然，他還不能給我們一個具體而明白簡單的定義。大概誠如德哥勃拉所說，「何謂幽默」這問題，是「比宇宙引力的問題更麻煩的問題！」是文藝批評上的不規則多邊形！永遠沒有人能夠分析一個幽默作家的心裏，這種心理使人捉摸不定，好比被生物學家所追趕的蝴蝶，當你剛以為捉住了牠的時候，牠却逃了。」

說起德哥勃拉大家還記得，是法國的一個作家，去年來過上海的，上海人把他當作一個幽默家而歡迎過，和歡迎蕭伯納一般，當然沒有迎蕭那麼地盛大。照例，我們的新聞記者對於他舉行了一番口試，他也回答了一番幽默的談話，但據論語鑑定，他的答語，算不上幽默。而且他所說的看得中國女子很美，竟被魅惑的話，惹起北平一位「姑娘」的抗議，很沒趣。由此也可以知道他並不是一個高明的幽默家了。

但他對於幽默是用心在研究的。最近我看到他的一本書，叫做霧裏的笑，

是他所編的英美幽默作家選集，在前面有他的一篇序文，題目叫做盎格羅撒克遜的幽默。

這序文開端，便是在上面引過的幾句話，接着，他又說「許多人常常試着給幽默下定義。有的提出考據式的定義，有的提出歐幾里得的定理似的嚴格的定義，還有種種其他的。這些全都有點道理，但也沒有一個是完全的。」

因此，他從新費了一番功夫，向英美的許多幽默作家徵求幽默的定義。

對於他的這種工作，應徵的人很多，現在抄譯幾條在下面：

「幽默定義是不能下的，這是使人發笑的一種主要的原素！」蕭伯納

「我不相信幽默這東西是可以解釋的，但照我的意思，幽默是這樣一種東西……以其滑稽使我們感動的東西。」Jerome K. Jerome

「我常以為幽默是我們所吸取的空氣中的養氣那一類東西。牠創造而且保持人類的歡笑。牠固然還能創造別的許多更重要的東西，但以歡笑為先。

J. Re Carton

「幽默是智者的眼中的微笑」——Israel Zangwill

「噯，我是常常在嘗試給幽默下定義的，但我也常常失敗！在我們之間最流行的態度是：與其跟着一個故事中的主人公一同笑，不如嘲笑他之爲愈。」

——W. Pett Rudge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個不通世故的人的愉快的思想。」——

F. Anstey

「人們常常從人種或國家的分別上來區別機智和幽默。他們說機智是拉丁人種的特質。而幽默是屬於北方人種的，如盎格羅撒克遜人或斯干的那維亞人。我覺得這種區分是武斷的，因爲有很多的例子證明了，北人也有機智，同時南歐人也有幽默，我以爲兩者的分別，實由不同的性情所產生。由我說來，幽默是對於變幻無定的人生的微妙的觀察，是摧毀憂鬱的、思想的諷刺的力。」

量，這種諷刺，時而取嚴重的態度，時而取遊戲的態度，總之是要使我們暫時感到那些擾亂心胸的事情的無意義。」——W. L. Covstney

以上各條，在幽默是使人發笑的這一點上，雖然一致，但德哥勃拉以爲幽默並不是專門使人發笑的東西，他說：「我們不要以爲幽默家的任務是一味頑皮，倘把幽默家作如是觀，那是太蔑視了幽默的真作。」他又說：「有的幽默是很傷心的，牠雖然引起人們的笑，但是只差一點，牠就會使人流淚的。」

真正的快樂使人盡情地笑，分別的悲苦使人盡情地哭，在這樣的事情上不會發生幽默，人們一盡情，也無從發生幽默。但是世間有許多事情，往往竟使你不辨哀樂，啼笑俱非。譬如古時希臘的一個哲學家 Democrite 對於一般人類的愚蠢常覺好笑，而另一個哲學家 Heraclite 却對此常常哭泣，像這樣可笑也可泣的事情，有的把牠化得可笑，同時也使笑者不自覺地流出眼淚。這一種就是所謂傷心的幽默吧。Taine 所說的幽默就是這一種，他說：「幽默是

板着臉孔說笑話的人所說的笑話，是一種又苦又辣又澀的東西，這種東西，產於北方的陰冷的天空底下，只適合於日耳曼人的脾胃，猶如大麥酒之適合於他們的味覺。」

但這到底是幽默的旁支。若論正宗，自然要推風韻無窮使人發「會心的微笑」，且能以一言半語排難解紛的那一類，如廚川白村所說「雖然議論天下國家的大事，當危急存亡之際，極其嚴肅的緊張了的心情的時候……有了什麼質問之類，漸漸地煩難起來了的時候，就用這幽默一下子打通，互相爭辯着的人們，立刻又破顏微笑。」是這樣的幽默。然而廚川氏又說，這是盎格羅撒克遜人種的特色，在日本人中是全然看不見的。

在中國，林語堂先生所提倡的，就是盎格羅撒克遜式的幽默。林先生自己說過：「幽默並非一味荒唐，既沒有道學氣味，也沒有小丑氣味。」但據我看來，林先生自己的許多文章，其實很富於道學氣味，這是因為林先生太想以幽默

調濟世道人心，如想由論語叫武人政客少打欺僞的通電宣言之故。因為存着這樣的心，故不免語重心長，把適可而止就很幽默的話，說得盡情了一點，遂增加道學氣味了。至於其他中國的幽默作家，我看都帶些小丑氣味，和林先生又兩樣。

大概中國也是不能有盎格羅撒克遜式的幽默的，因為沒有盎格羅撒克遜人那樣的環境和遺傳。

談 監 獄

魯 迅

本文刊日文雜誌改造三月號。魯氏文章本極好，強詞奪理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本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證，移譯之，以見文化統制治下之呼聲一般。

編者識。

人的確是由事實的啓發而獲得新的覺醒，並且事情也是因此而變革的。

從宋代到清朝末年，很久長的時間中，專以代聖賢立言的「制藝」文章，選拔及登用人才。到同法國打了敗仗，才知道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遣留學生到西洋，設立武器製造局，作為改正的手段。同日本又打敗仗之後，知道這還不夠，這一回是大大地設立新式的學校。於是學生們每年大鬧風潮。清朝覆亡，國民黨把握了政權之後，又明白了錯誤，而作為改正手段的，是大造監獄。

國粹式監獄，我們從古以來，各處早就有的，清朝末年也稍造了些西洋式的，就是所謂文明監獄。那是特地造來給旅行到中國來的外人看的，該與為同外人講交際而派出去學習文明人的禮節的留學生屬於同一類。囚人却托庇得着較好的待遇，也得洗澡，有一定分量的食品吃，所以是很幸福的地方。而且在二三星期之前，政府因為要行仁政，便發佈了囚人口糧不得刻扣的命令。此後當是益加幸福了。

至於舊式監獄，像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所以不但禁錮人犯，而且有要給

他吃苦的責任。有時還有榨取人犯親屬的金錢，使他們成爲赤貧的職責。而且誰都以爲這是當然的。倘使有不以爲然的人，那卽是幫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但是文明程度很進步了，去年有官吏提倡，說人犯每年放歸家中一次，給予解決性慾的機會，是很人道主義的說法。老實說：他不是他對人犯的性慾特別同情，因爲決不會實行的望頭，所以特別高聲說話，以見自己的是官吏。但輿論甚爲沸騰起來。某批評家說：這樣之後，大家見監獄將無畏懼，樂而赴之，大足爲世道人心憤慨。受了聖賢之教，如此悠悠，尙不像那個官吏那麼狡猾，是很使人心安，但對於人犯不可不虐待的信念，却由此可見。

從另一方面想來，監獄也僅有些像以安全第一爲標語的人的理想鄉。火災少，盜賊不進來，土匪也決不來掠奪。即使有了戰事，也沒有以監獄爲目標。而來爆擊的傻瓜，起了革命，只有釋放人犯的例，沒有屠殺的事。這回福建獨立的時，說釋人犯出外之後，那些意見不同的，却有了行蹤不明的謠傳，但這種例

子是前所未見的。總之，不像是很壞的地面。只要能允許帶家眷，那麼即使現在不是水災，飢荒，戰爭，恐怖的时代，請求去轉居的人也決不會沒有。所以處待是必要了吧。

牛蘭夫妻以宣傳赤化之故，收容於南京監獄，行了三四次的絕食，什麼效力也沒有。這是因為他不了解中國的監獄精神之故。某官吏說他自己不要吃，同別人有什麼關係，很訝奇這事。不但不關係於仁政，且節省伙食，反是監獄方面有利。甘地的把戲，倘使不選擇地方，就歸於失敗。

但是這樣近於完美的監獄，還留着一個缺點。以前對於思想上的事情，太不留意了。爲補這個缺點，近來新發明有一種反省院的特種監獄，而施行教育。我不曾到其中去反省過，所以不詳細其中的事情，總之對於人犯時時講授三民主義，使反省他們自己的錯誤。而且還要做出排擊共產主義的論文。倘使不願寫或寫不出，則當然非終身反省下去不行，但做得不好，也得反省到死。在目

下，進去的有，出來的也有，反省院還有新造的，總是進去的人多些。試驗完畢而出來的良民也偶有會到的。可是大抵總是萎縮枯槁的樣子，恐怕是在反省和畢業論文上面把心力用盡了。那是屬於前途無望的。

雅片隨筆

章衣萍

論語上登了林先生的「我的戒烟」後，很有人說論語派的人是提倡吸紙煙的。近日讀法人 Jean Cocteau 的「雅片隨筆」很是歡喜。抄譯若干則，並非提倡吃雅片也。

雅片不能親近那急性得愛好者，或沒有見識的人們。雅片避開這些人走遠了，而且將瑪啡，女色，自殺，死等留給他們。

假使有人對你說，「某人爲了抽雅片致死了」的話，那麼，你說，應該知道。